

經部

禮書綱目卷八十五

婺源江永撰

樂記 樂六 補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宮商角徵羽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形猶見也聲相應故生變樂之器彈其宮則衆宮應然不足樂是以變之使雜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春秋傳曰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變成方謂之音方猶文章也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文舞所執周禮舞師

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干舞有羽舞有旄舞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言人聲在所見非有常也噍踧也嘽寬綽貌發猶揚也粗麄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極至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此其所謂至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言八音和否隨政也玉藻曰御瞽幾聲之上下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五者君臣民事物也

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君臣民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比猶同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之水出也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為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南誣罔也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倫猶類也理分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禽獸知此為聲耳不知其宮商之變也八音並作克諧曰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

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幾近也聽樂而知政之得失則能正君臣民事物之禮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隆猶盛也極窮也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朱弦練則聲濁越瑟底孔也畫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也三歎三人從歎之耳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臑孰之大羹肉湆不調以鹽菜遺猶餘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

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教之使知好惡也

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此樂也南風長養之風也以言父母之長養已其辭未聞也夔舜時典樂者書曰夔命女典樂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謚者行之迹也

大章章之也堯樂名也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咸池備矣黃帝所作樂名也堯

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周禮曰大咸

韶繼也舜樂名也韶之言紹也言舜能繼紹堯之德周禮曰大韶

夏大也禹樂名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周禮曰大夏

殷周之樂盡矣言盡人事也周禮曰大濩大武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教謂樂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以法治以樂為治之法行象德民之行順君之德也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

是故志微噍殺

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寛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也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效也肉或為潤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

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生氣陰陽氣也五常五行也恣之言閉也懾猶恐懼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等差也各用其才之差學之廣謂增習之省猶審也文謂節奏合也繩猶度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律六律也周禮典同以六律六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小大謂高聲正聲之類也終始謂始於宫終於羽宗廟黄鍾為宫大吕為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以象事行宫為君商為臣使親踈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謂同聽之莫不和敬莫不和順莫不和親土敝則草木不長

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而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遂猶成也慝穢也廣謂聲緩也狹謂聲急也感動也動人條暢之善氣使失其所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成象者謂人樂習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反猶本也術猶道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奮猶動也動至德之光謂降天神出地祇假祖考著猶成也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清明謂人聲也廣大謂鐘鼓也周旋謂舞者五色五行也八風從律應節至也百度

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清謂蕤賔至應鍾濁謂黃鍾至中呂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言樂用則正人理和陰陽也倫謂人道也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道謂仁義也欲謂邪淫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方猶道也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氣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

感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唯樂不可以為偽三者本志也聲也容也言無此本於內則不能為樂也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文采樂之威儀也先鼓將奏樂先擊鼓以警戒衆也三步謂將舞必先三舉足以見其舞之漸也再始以著往武王除喪至盟

津之上紂未可伐還歸三年乃遂伐之武舞再更始以明伐時再往也復亂以飭歸謂鳴鐃而退明以整歸也奮疾謂舞者也極幽謂歌者也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免猶自止也人道人之所為也性術言此出於性也盡於此而不可過

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形聲音動靜也耐古書能字也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

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

放心邪氣得接焉先王立樂之方也流猶淫放也文篇辭也息猶銷也曲直歌之曲折也繁瘠廉肉聲之鴻殺也節奏闋作進止所應也方道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審一審其人聲也比物謂雜金革土匏之屬也以成文五聲八音克諧相應和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

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詩云荷戈與綴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要猶會也命教也紀總要之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儕猶輩類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天子之於天下喜怒節之以禮樂則兆民和從而畏敬之禮樂王者所常興則盛也　以上並樂記雅頌之聲皆發於辭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

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弦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　賢人之政降人以體聖人之政降人以心體降可以圖治心降可以保終降體以禮降心以樂所謂樂者非金石絲竹也謂人樂其家謂人樂其族謂人樂其業謂人樂其都邑謂人樂其政令謂人樂其道德如此君人者乃作樂

以節之使不失其和故有德之君以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樂樂身樂人者久樂身者不久而亡三略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為心之儀節使動不過度　左氏昭元年

廣博易良樂教也樂之失

奢其為人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經解六律者何黃鍾蕤賔無射太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凡律呂十二各一鍾天子宮縣黃鍾蕤賔在南北其餘則在東西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皆應黃鍾在陽陽氣動西五鍾在陰陰氣靜君將出故以動告靜靜者皆和也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駕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周還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言聲合於樂體比於禮也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入則撞蕤賔左五鍾皆應蕤賔在陰東五鍾在陽君入故以靜告動動者則亦皆和之也以

治容貌容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入故欲其靜也蕤賓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皆守物及陰之類也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玉色反其正性也金聲其事殺然後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少師佐成太師之事者也此言至樂相知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古者帝王升歌清廟樂章名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練絃朱絃互文也越下孔也凡練絃達越搏拊者象其德寬和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鍾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

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烈業也其歌之呼也呼出聲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此之謂也尚書大傳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

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論語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魯樂師名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

同上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

魏文侯晉大夫畢萬之後僭諸侯者也端玄衣也古樂先王之正樂也

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

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旅猶俱也俱進俱退言其齊一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會猶合也皆也言衆皆待擊鼓乃作周禮太師職曰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文謂鼓也武謂金也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為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今齊人或謂糠為相雅亦樂器名也狀如漆筩中有椎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俯猶曲也言不齊一也濫濫竊也溺而不止聲淫亂無以治之獶獮猴也言舞者如獮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為優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

近而不同言文侯好音而不知樂也鏗鏘之類皆為音應律乃為樂文侯曰敢問何如欲知音樂異意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當謂樂不失其所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此有德之音所謂樂也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

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俾當為比聲之誤也擇善從之曰比施延也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故受天福而延於後世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言無文王之德則所好非樂也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玩習之久不知所由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言四國皆出此溺音濫濫竊姦聲也燕安也春秋傳曰懷與安實敗名趨數讀為促速聲之誤也煩勞也祭祀不用淫樂詩曰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言古樂敬且和故無事而不用溺音無所施為

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誘進也孔甚也言民從君所好惡進之於善無難）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為簨簴）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官序貴賤謂尊卑樂器列數有差次）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號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

也謂氣作充滿也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石聲磬磬當為罄字之誤也辨謂分明於節義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廉隅也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之意猶擥聚也會猶聚也聚或為最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為歡動或為勳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矣彼亦有所合之也以聲合成己之志 樂記

平公說新聲說樂也新聲者衛靈公將如晉舍于

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沉于濮水之中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 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 師曠晉主樂太師子野 君之明兆於衰矣 兆形也 夫樂以開山川之風 開通也政八音以通八風 以耀德於廣遠也 耀明也 風德以廣之 風宣其德廣之於四方作樂各象其德韶夏濩武是也 風山川以遠之 遠遠其德也周禮每樂一變各有所致謂鱗介毛羽之物山林山澤天地之神祇也 風物以聽之 言風化之動物莫不傾耳而聽 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作之有時動有禮節 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國語晉語 太史公曰余每

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
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
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
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非大德
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内人道益深其
德益至所樂者亦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
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
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

律以布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又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娱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至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

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泆也夫淫泆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

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史記樂書

禮書綱目卷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綱目附録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左　周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俞　鳳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綱目附録卷上

婺源江永撰

論蔡氏律書三條

論蔡氏律書未盡善

理之在天下至無窮也智者研之而亦有未精愚者思之而或有一得古人發之已謂詳密無可加後人觀之猶謂罅隙有可議雖曲藝小道莫不皆然而况幽深難知如律吕一事乎古之通於音律者别有暗悟神解此

誠不可思議若夫薈萃古人成説爲之梳櫛其條理闡發其突奥曲暢旁通自成一家之言如蔡西山先生律吕本原證辯二篇固爲朱子所極取然而理不厭精學不厭辯誠能於古人成説之外别闢一解别創一法似新奇而實爲平易似臆説而又有據依此亦先儒之所不禁也永於律吕一事殫思有年竊疑西山先生之書猶有未盡善者自以管見爲書二卷非敢必以爲是也將俟當世君子論定焉耳

又論

永少讀蔡氏之書沈潛反覆不能贊一辭中年因讀朱子琴律說見其言管絃同理又謂琴有兩角聲此律呂性情自然之變非人之所能為緣此忽有疑焉使蔡氏之書而至當也宜其證之琴家若合符節胡為律書有二變而琴皆正聲律書唯一角而琴有兩角意蔡氏之書猶有不適於用者乎後觀朱子語有云季通不能琴彈出便不可行乃知蔡氏著書未嘗與琴參證也又因

讀前漢律歷志見劉歆有推歷生律一語竊疑律管短長必有與歷宜符者當求管中積分以合於歷日不當執定古人三分損益成法也既而考之益詳思之益審算周鬴以求黄鍾之積分推琴徽以求聲律之數度考古人轉絃換調之法訪俗樂工尺上四之粗乃知音律别有精微亦别有法度執蔡氏之律書而求合於管絃無異按圖而索馬刻舟而求劔也蓄之於心二十餘年衆證皆備衆疑盡豁乃敢筆之於書若理未經深思事

未加詳考僅據片言謁字便欲盡翻前人㝡曰如李文利律呂元聲者則永嘗竊笑之又何敢效焉

又論

從來天下事是非當否當以理為斷不當以人為斷當以目前有據者為定不當以古說久遠者為定如律呂一事欲求至是之歸將以人為斷乎則若西山先生者書無不讀學無不窺人之所難彼之所易朱子稱為老友不敢謂在弟子之列者其所著述尚有考之不詳思

之不精貽後人之辯駁者乎且其書實與朱子商確而成蔡氏之書即朱子之書也猶謂不足據信乎如謂以古為定也則蔡氏之書悉本古人成説淮南太史劉歆班固司馬貞孔潁達杜佑皆著述通人其言前後一揆豈尚有遺議乎若破此拘攣之見以理為衡當别有至是之歸理亦虛而難憑唯以目前有據之物如琴者以決之則此理之是非當否亦不難論定矣蔡氏别有歴書未行於世欲以邵子一元之數為日分恐亦不能與

天客合使其書今存豈能舍目前之有據者而唯皇極經世歷是從乎

論五聲二條

論五聲之體本於河圖

天地之間氣而已矣氣動而聲發焉或兩氣相軋而聲出於虛或兩形相軋而聲出於實或形軋氣氣軋形而聲出於虛實之間大小高下皆有數存焉稽之於物金石之屬小而薄者聲濁大而厚者聲清絲絃之屬粗而

長張之而緩者聲濁細而短張之而急者聲清聲皆稟於器竹管之屬長而寛吹之而緩者聲濁短而窄吹之而急者聲清聲皆稟於器而器之大小短長粗細寛窄莫不有數存焉品其清濁髙下之次第有五最濁為宫次濁為商清濁間為角次清為徵最清為羽太清則噍殺太濁則盎緩五聲者天地之中聲也先王文之而成樂焉月令曰春其音角其數八夏其音徵其數七中央土其音宫其數五秋其音商其數九冬其音羽其數六

此即河圖五行之數也五行生出之序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而土又為五行之主四行皆賴之而成故一得五成六二得五成七三得五成八四得五成九五復得五成十而天地之數全矣宮屬土五與十之數也商屬金四與九之數也角屬木三與八之數也徵屬火二與七之數也羽屬水一與六之數也五行根於無形之理故以徵著為次而曰水火木金土五聲禀於有形之器故以大小為次而曰土金木火水試累十數命為宮

損一則為九為商又損一則為八為角又損一則為七為徵又損一則為六為羽又損一則為五為少宮於律為黄鍾之宫於琴為中徽然則河圖之數實五聲之原知夫五聲之原根於自然之數則其序唯曰宫商角徵羽而已古法宫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意其出於人為而非數之自然者乎十九八七六五皆迭減一然聲陽也用九而不用十故黄鍾止於九寸寸有九分每聲迭減九分九其九為八十一宫之初也八其九為七十二商之初也七其九為六十三角之初也六其九為五十四徵之初也五其九為四十五羽之初也自是則以九之半乘九得四十零半

分為少宫以九九之半乗八得三十六為少商與舊法異

論五聲之用本於琴徽

五聲既以均齊者為體又以參差者為用體者其界限也用者其發聲之處也發聲之處何以驗之當驗之於琴徽琴徽琴徽者聲之出於自然者也造化之理有均齊必有參差如人之耳目手足左右相對均齊者也手之五指則有參差矣天之二十八宿四維各七均齊者也井斗度多鬼觜度少則有參差矣琴徽左右相對亦均齊

也自龍齦至十三徽四寸五分十三徽至十二徽一寸五分十二徽至十一徽一寸三分十一徽至十徽一寸七分十徽至九徽三寸九徽至八徽二寸六分八徽至七徽三寸四分此參差者也以均齊者布之一聲三寸六分商界在十三徽外九分角界在十一徽外一分徽界在九徽外一寸二分羽界在八徽外二分而用數則發聲於諸徽詳見下卷論琴用亦不離乎體之外皆過界而後發聲此造化自然之妙也舊法宫數八十一三分損益以相生

商七十二角六十四徵五十四羽四十八以此較今法

宮商徵合而角羽則差矣

論黃鍾之宮 一條

辯前漢志誤刪呂氏春秋

古人造律所以審音制器為作樂之本律必始於黃鍾

黃鍾之聲又不易定於是先為黃鍾之宮其管四寸五

分其空徑三分寸之一以審定其清聲而後倍之以為

黃鍾之全律蓋古之四寸五分當今之二寸八分有奇

其管甚短自此以下則太清而不可吹古人能以耳齊聲以此定為黄鍾之宫乃倍為之九寸以生大吕以下十一律焉故律必以黄鍾之宫為本吕氏春秋古樂篇述黄帝命伶倫造律其文甚明但字有譌舛耳其云伶倫取竹嶰谿之谷空竅厚薄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其長三寸九分以為黄鍾之宫吹曰舍少此即黄鍾半律也半律當言四寸五分而云三寸九分者古四字疊積四畫因誤為三九字亦與五畧相似而譌也唯其黄鍾

之宮異於全律是以下文別云次制十二筒以聽鳳凰之鳴云云明其非十二筒中之黄鍾也班孟堅作志時呂覽本三九字已誤疑其三寸九分無當於律遂删去此句又删去吹曰舍少句顔師古遂解黄鍾之宮為最長之律既先為最長之律矣復言制十二筒又有最長之黄鍾豈不為重複乎月令亦呂氏之書也季夏中央土律中黄鍾之宮而仲冬之月又曰律中黄鍾明仲冬所中者全律而中央所中者其半律半律居全律之中

如琴之七徽有中央之象故季夏末當之其適音篇又云黄鍾之宫聲之本也清濁之衷也此如琴四徽為清全絃為濁七徽則其清濁之衷也合此三處考之其為黄鍾半聲無疑矣班氏采呂覽當存其本文而於寸分之誤加擬議可也率爾删之豈不大失古人之意乎鄭康成註月令亦誤唯蔡邕月令章句獨以黄鍾之宫為少宫為四寸五分之律管最為得之疏家熊氏亦從此但不當言以此候氣耳今猶見於正義可考也由此言

之黄鍾清聲伶倫之所首重後世雖俗樂正宫越調皆必以此起調畢曲譬之人事黄鍾全律人君之象也中央黄鍾之宫帝座之象也尊帝座即所以尊君也皇祐元豐間李照范鎮制樂皆去四清聲則首去此黄鍾之宫矣此聲之最貴者而可去乎蔡氏蔽於通典變律子聲之說謂無黄鍾四寸半之律使其果無伶倫何為首造此耶亦由班氏不能訂吕氏寸分之誤輒刪其文故令後人不復致思耳莆田李文利作律吕元聲以闗吕覽三寸九分句為主不思三九

字之誤又不知其為黃鍾清聲别有全律遂謂黃鍾之長本止如此於是以短而清者為尊長而濁者為卑其說甚謬不足與辨　呂覽吹曰舍少四字亦恐有誤一本曰作日又一本舍作含皆非也竊恐吹字為命字之誤舍字為宮字之誤當作命曰宮少四字宮少即蔡邕所謂少宮也如此則黃鍾之宮為半聲尤明覽者詳之

又按管子地員篇云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此云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亦是黃鍾半律也故其下言三分益一為百有八為徵若是全律則當三分損一為五十四矣全律一百六十二對全律言之故謂之小素其云四開以合九九四當為三亦因古字積畫而誤三開以合九九者三其三為九九其九為八十一也言四開則非矣管子言三分損益雖非

是觀此文可知古人起聲律皆先半黃鍾以為律本正與呂覽之說相發明三之誤為四亦猶四之誤為三又可見三寸九分之為誤文明矣

論黃鍾之長一條

辨蔡邕黃鍾長尺之非

黃鍾長九寸凡聲屬陽陽究於九故不盈十至用以量須用全數故加一寸為尺蔡邕銅龠銘曰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其月令章句又云管者形長尺圍寸是黃鍾之長與空圍有兩説謂約黃鍾之九寸為十寸可

也謂古之尺如黄鍾之長恐不然古之黄鍾九寸大約當今工人尺五寸六分有奇使約九為十則寸狹而分亦狹空圍十分恐管徑大狹吹之不成聲又以此算周鬴漢斛所容皆不應矣且古者以八尺為中人之長大約今之五尺也若以九約之僅如今之四尺五寸則今時中人亦不止如此故蔡邕之説未確邢雲路信之謂古法十其寸為尺九其寸為律考之不詳耳

論黄鍾之積 三條

論律生於歴

聲無形者從陽而法天其數五倍之為十半為清而半為濁律有體者從陰而效地其數六倍之為十二律居陽而吕居陰夫六律六吕之應十二月說者以為埋管於密室隨月氣應而灰飛其事雖未有確驗要之天有十二月律有十二管律歴自然相應則其顯然者矣古人有言曰推歴生律見前漢律歴志夫律何以生於歴哉盖黄鍾之積分冥符歴日之數也天以日為主右行一日一

度積之一歲而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幾一黄鍾之半管積分應之全管則有圓分七百三十分又半分稍弱適符兩歲之期實此律歴所以相通雖未必有氣應灰飛之事而自有黙相契合之理猶之人身血脉周流悉應天運而經絡空穴亦有三百六十五數以應天度焉此豈人之所能為哉古今之言律歴相通者皆未思及此漢志雖言推歴生律而以律之八十一分為日法則是因律生歴以數强合并歴亦失之矣邢雲路謂

冬至景長測景以定黄鍾不知景隨地異將以何者為準且夏至景短何以蕤賔之律不最短乎

考周鬴定黄鍾積分應再朞

黄鍾積分應再朞之日此説千古所未發其數甚渺茫難信幸有因律生量之法見於前漢志又有㮚氏之鬴尺度淺深之數見於周禮以周鬴之容受求黄鍾空圍内之容分兩歲朞實不約而合夫謂容分應再朞非謂十分為寸之分又非以平方分起算以立方分計積也

蓋聲音屬陽故黃鍾之寸必九而管體之空必圜寸既以九則分亦當用九而不用十律以九分為寸史遷以來有此法但假此便於三分損益耳不知其數本如此管空既圜則分亦當用圜而不用方此自然之理也范鎮曰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算此律非是算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今圓分而以方法算之此算數非是説正與此合蔡氏謂算家無用圓分之法不知算家用方分取其整齊易算耳律數精微黙契天運未可以算家簡便之法推也按考工記㮚氏為量量之以為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內方尺者虛度之四隅皆抵圍圍其外即方尺之外此皆謂鬴內容受之處鄭註謂

圜其外者爲之脣非也臀底也豆即斗字覆其底深一寸容一斗則腹深尺者容十斗可知矣王安石引管子百升成鬴是也鄭注鬴六斗四升非也此鬴即十斗之斛出於黃鍾之龠内方尺而圜其外既不言有庣旁庣謂不滿處則内方四隅皆抵圜以勾股求弦法推之勾尺自乘百寸股尺亦自乘百寸合勾股冪二百寸平方開之得弦弦即圜徑其徑一尺四寸一分四釐二毫一秒三忽五微六纖有奇今始以算家十分爲寸平方立方法算之凡圓率徑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三六祖沖之密率以半徑乘半周徑圍求面冪法而得面冪七八五三九八四徑十寸

者自乘百寸其圜内之冪七十八寸五三九八四令此鬴之徑自乘二百寸則冪亦當倍之為一百五十七寸七分九十六釐八十毫一寸有平方百分凡一萬五千七百七分九十六釐八十毫深一寸有立方一十五萬七千七十九分六八深一尺有立方一百五十七萬七百九十六分八十釐此鬴之容方分也因鬴以求黃鍾一鬴之實容黃鍾二千龠漢志黃鍾兩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故一斛有二千龠以二千歸立方得黃鍾之積七百八十五分三

九八四黄鍾九寸當以九十歸之得面冪八分七二六六四九以面冪求周徑得周一十分四釐七毫一九八徑三分三釐三分釐之一胡安定以來謂徑三分四釐六毫者未審此古黄鍾圍徑積冪以十起算之數也較之蔡氏九平方分積八百一十分者不侔矣再以九分為寸并圜分之法推之即前之徑約十為九得一百二十七分二七九二二零六約十為九者以九自乘得八一亦如前法倍之得一六二即為徑冪求圜内之圜分者徑冪即為圜分如徑

十分者百分圜得一萬六千二百為平圜分深一尺者九十分有立圜一百四十五萬八千以二千歸之得黄鍾之積七百二十九个立圜分以八十一歸之空圍有九平圜分徑九分寸之三由此觀之則黄鍾之積豈不適合兩歲之日乎雖兩歲有七百三十零半日弱此積不及一分有奇然此一分有奇者甚微空徑稍寬毫髪即盈其數黄鍾稍寛則龠徑亦當稍寬較寛一釐四毫四秒內方尺之四隅不及抵圍亦當微有庛旁然其數甚微不言亦可且

量器取其整齊足以垂法不妨少減庣處以就內方初不必計其毫釐也若王莽之斛雖亦出於黃鍾然其造律或圍徑稍寬於是積分稍多以二千龠登於斛遂有一千六百二十寸其徑一尺四寸三分六釐一毫九秒二忽於是內方四隅不抵圜周不得不有庣旁劉歆謂庣旁九釐五毫而祖沖之以密率計之庣旁一分九毫有奇則漢斛大於周鬴美蔡氏以漢斛定黃鍾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豈知黃鍾之積本應再朞合周鬴而

且用九用圜布算者乎

論宋儒算術之誤

算術亦律學之一事當講於勾股少廣開方諸法有宋諸儒言律者如胡安定范蜀公蔡西山皆不精於算術其求周徑也不考祖沖之密率但用圍三徑一之法其求積冪也不以密率實算但用圓田簡約之法今所算皆用密率唯數位之後奇零甚微者乃棄之

論十一律四條

論律當勻截應節氣

黄鍾半律之容分既當一歲之日則其生大吕以下十一律也亦以四寸有半均勻截之以應月之中氣每律截去三分七釐五毫其中容分三十分有奇猶之自冬至至大寒太陽平行三十度有奇在歴則積而漸多在律則减而漸少至應鍾又截去三分七釐五毫則為黄鍾清聲此天地之氣循環無端之象也舊法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之法生十一律其所生之律忽短忽長無

闗於厯日之數至於仲吕不能反生黄鍾遂往而不反豈自然之數法哉

又論

今厯節氣亦有短長此因太陽行本輪有髙下故視行小有盈縮節氣微有短長在天本皆平行律分應日亦當稍有參差然其數甚微律管不過毫釐之間即謂均匀截之以應太陽平行之平氣亦可也

今律較舊律

今律大呂八寸六分二釐五毫太簇八寸二分五釐夾鍾七寸八分七釐五毫姑洗七寸五分仲呂七寸一分二釐五毫蕤賓六寸七分五釐林鍾六寸三分七釐五毫夷則六寸南呂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無射五寸二分五釐應鍾四寸八分七釐五毫黄鍾清四寸五分舊律大呂八寸四分一釐七毫有奇少二分七毫有奇太簇八寸少二分五釐夾鍾七寸四分九釐有奇少三分八釐有奇姑洗七寸一分一釐有奇少三分八釐有奇仲

呂六寸六分五氂有奇少四分六氂有奇蕤賓六寸三分一氂少四分三氂有奇林鐘六寸少三分七氂五毫夷則五寸六分一氂有奇少三分八氂有奇南呂五寸三分三氂有奇少二分九氂有奇無射四寸九分七氂有奇少二分七氂有奇應鐘四寸七分四氂有奇少一分三氂有奇變黄鐘半律四寸四分三氂有奇少黄鐘清六氂有奇觀舊律皆短於今律夾鐘近姑洗姑洗近仲呂仲呂近蕤賓蕤賓近林鐘林鐘夷則差一律夷則

近南吕南吕近無射以歴日較之差多者一月矣其兩律相減大吕減黄鍾五分八釐有竒夾鍾減太簇五分有竒何其疎南吕減夷則二分八釐應鍾減無射二分三釐又何其密豈天地之氣果如是疎密不均乎或曰五聲之用亦有參差而律獨皆均齊何也曰五聲之有參差也驗於琴徽之泛聲而律管之無參差也應乎黄道之宫度各有攸當不可以彼例此也使謂十二律不應十二月則已如其應十二月也安得舍太陽行度一

月三十之截然者而從夫三分損益忽疎忽密之數乎

論律吕應日躔斗建

陽律陰吕之相合也有自然之理焉亦有自然之數焉

周禮大司樂奏黄鍾歌大吕以祀天神子與丑合也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示寅與亥合也奏姑洗歌南吕以祀四望辰與酉合也奏蕤賔歌函鍾以祭山川午與未合也奏夷則歌小吕以享先妣申與巳合也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戌與夘合也此十二辰之六合說者以

為本於日躔與斗建如日躔星紀丑則斗建元枵子日躔析木寅則斗建娵訾亥是也以今律黃鍾清四寸半合大呂八寸六分二釐五毫得十三寸一分二釐五毫太簇合應鍾姑洗合南呂蕤賓合林鍾夷則合仲呂無射合夾鍾皆得十三寸一分二釐五毫與大司樂之文及日躔斗建之說不約而合豈非自然之理數不假絲毫智力者乎黃鍾全律獨不與呂合而所合者乃其清聲又隱然有尊君之理寓於律數之間云

論三分損益八條

辨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非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說始於管子至史記律書而加詳班氏律歷志又因史記推演其數後之言律者皆固守其說不知此法果天爲之乎凡數之出於自然如河圖洛書如先天八卦如納音五行如揲著如算家勾股乘除諸法是誠非人之所能爲若夫聲律之用三分損益竊謂其出於人而非天也律管本應十二月如云黄

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安見六月之積日由十一月下
生而來如云林鍾三分益一上生太蔟安見正月之積
日又必由六月上生而至乎明者觀之不待其生至仲
呂不能反生黃鍾固已疑其法之非真矣五聲三分損
益隔四而相生亦得其近似而非其本然古人見其數
之近似也遂立為成法不知小有不合則法已非真如
古之算家但知徑一圍三不知有密率古之歴家但知
一歳小餘四分日之一不知有歳差其事亦正相類後

人於歴算二事巳精益精初不必守古人之定法至言律吕獨相沿不改何其膠柱不知變乎

又論

律之三分損益算之徑一圍三歴之十九歳氣朔分齊皆近似不精之法及細考之歴算二法皆不然律法豈得獨是歴則分明有景可測算則分明有器可量律則分明有琴可考三者皆不可誣雖有羲和之歴隷首之算伶倫之律相傳至今亦當以有據者為斷不當法古

法為定如云太史公之說必有所傳則史遷專司星歷其歷書法度當精密不可易矣今太初之法一步不可行又何疑於律乎

又論

細考之古法三分損益其源亦自琴來故謂宮聲為八十一絲商聲為七十二絲皆以琴絃言之琴絃取應聲之法亦畧有三分損益之意如初絃第九徽應四絃散聲九徽當絃三分之二似宮聲三分損一而生徵四絃

九徽應七絃散聲似徵聲三分損一而生少商益一即是上生商五絃九徽為清角三分益一又似羽聲上生角然太簇八寸不當十三徽則徵生商三分損一而有餘姑洗七寸一分亦不正當十一徽則羽生角三分益一而不足商生羽從十三徽外半寸起算則三分損一得八徽若自十三徽起算則三分損一又有餘以此觀之唯有宮生徵合三分損益之數其餘三聲非太過即不及故三分損一近似而非真徵之於宮也偶合三分

損一耳諸聲不可以此為例琴又有時以十徽為角三分損一則復生宮而五聲循環矣然就三分損益之法自前生來終不能使十徽為角也

又論

又以歳日驗之黄鍾當兩歳為四十八氣三分損一為三十二氣除一歳二十四氣餘八氣以八氣減二十四餘十六氣自冬至數之是處暑七月中也而云黄鍾下生林鍾林鍾六月之律已差一月矣又以三十二氣分

為九十六候三分益一百二十八候除一歲七十二候餘五十六候以減七十二餘十六候自冬至初候數之是驚蟄二月節後第二候也而云林鍾上生太蔟太蔟正月之律又差四候矣以此觀之月之三分損一已是隔九及其三分益一亦不正得隔八故歲日總無三分損益之數而律之隔八下生其源已失之於林鍾

又論

或疑聲律三分損益上下相生至其末也復以三分之

則有不盡之算而數不行故聲止於五律止於十二此似出於自然曰此亦出於人為也蓋其初先知聲之當五故置一而五三之得八十一為宮之數相生至角六十四三分之不盡一算而數不行設使其初不知聲之當五或置一而四三之以二十七為宮則相生至四位即有三分不盡之算矣或六三之以二百四十三為宮則至六位而後有不盡之算五位猶可分也律亦猶是其初先知律之當有十二故自子至亥以三歷十二辰

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為黄鍾之實相生至仲吕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三分之不盡二算而數不行設使其初不知律之當十二不以三歷十二辰則不盡之算又不如此矣然則此數與法豈果出於自然哉古歷家謂十九歲七閏無餘分為一章故立法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以二百三十五為小餘此二百三十五者一章之月數也不知歷者見其積至十九歲果無餘分遂謂九百四十分之日法出於天然不知其先因章月有二百三十五故立為日法非天道果有此數也後人覺其有差而此數法不可用矣其事正與聲律相類歷則久正之矣律則鮮有覺其非者

論古時未有三分損益之說

周禮典同曰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樂器之長短小大皆以律計其倍半而為之律誠有數有度矣但不知周公以前造律者果如管子史遷之說乎抑别有活法乎伶州鳩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神瞽目廢而耳聰聲之大小高下自能以耳齊之非專求之度數也即謂度數有成法亦當先為簡徑而後漸為煩曲如今法遞減黃鍾黃均匀截管其法至

簡易徑捷而三分損益一律分之至於千萬其數極為迂曲煩難安知古人造律不即如今日簡徑之法至後人加以巧曲始有管子以下諸說乎管子蓋春秋戰國間人撰自此以前未有三分損益之說唯國語伶州鳩之言有紀之以三一語朱子疑其謂三分損益然韋昭解此以三為天地人則亦未必其果如朱子之說也

論後人嘗破三分損益之說

劉宋時何承天嘗增林鍾以下分數使至仲吕反生黄

得黄鍾謂三分損益者其大畧猶厯言斗分四之一此說最為有見然以意增之而涉於牽强則亦難憑明鄭世子謂長律下生短律左旋隔八短律上生長律右旋隔六以勾股算術布之周而復始不用三分損益其云左旋隔八右旋隔六猶是舊法如朝四暮三實無異也勾股算術與此難通亦牽强布算耳豈出於自然乎總之律應十二月隨月迭減而非隔八相生後人雖有議及三分損益者未嘗思其所以失之之由雖有欲破三

分損益者亦不知所以破之之道牽强立法徒勞無當邢雲路既知三分損益猶歴言斗分四之一為大畧之數矣又云後人茍有得不當詆古人立論之非此又不然易大傳謂蓍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此謂揲法已成其過揲之策猶有一歲常數之象故大畧言之不必正與歲實相當若律之三分損益乃是以此立法茍可增損毫釐則此法數非真與蓍策之大槩言相當者不同不可以彼例此也後人果是則古人為非但當論後人

所得者果是與否耳不必猶為古人回護也如是言以歷比律歷家謂斗分四之一即漢歷太初四分之術也邢氏何不為之回護而深詆漢人為不知歷乎若曰律分法由來已久不始於漢則殷周之歷不為不久其失與太初四分等亦將謂久者即不當詆乎

論仲吕不能反生黄鍾

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終則有始獨於律吕之數往而不反仲吕再生不及黄鍾之九寸此由黄鍾三分損一下

生林鍾即已失之六寸當為夷則而林鍾以進而干其位安能使仲呂反生復於其所京房創為六十律之説仲呂再生別名執始轉生四十八律終於南呂殊為穿鑿何承天劉焯譏房之失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仲呂反生還得黄鍾之實又涉牽强總之拘於三分損益其本已失豈能齊其末今法迭減黄鍾順序而生不曰黄鍾生林鍾而曰黄鍾生大呂不曰仲呂生黄鍾而曰應鍾生半黄鍾豈有不能循環者乎蔡氏亦譏房之

失而取通典變律子聲之説仲呂生變黄鍾以下有六變律則亦四十八律中執始（子黄）去滅（未林）時息（寅太）結躬（酉南）變虞（辰姑）遲内（亥應）之異名耳

論二變聲（二條）

論二變不合於琴

古法五聲之餘於羽宫之間近宫收一聲為變宫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為變徵淮南子云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為謬二變之

說其來久矣然以琴考之殊不然琴絃皆正聲六七絃為宮商之清聲非二變也十三徽至十徽一律一徽是角商各二聲皆非如二變之說也論聲律者當以琴為主琴徽出於天然不從三分損益來者也

論七音非古

周景王問伶州鳩七律對以武王伐殷之初歲月日星辰所在自鶉及駟為七列鶉火午宮張宿至天駟凡七宿天駟房也南北之揆為七同自鶉火午至天黿子凡七宮神人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

其聲故謂之七律此但言所以用七之故而不言七律為何律後又言武王作四樂曰羽曰厲曰宣曰嬴亂用夷則上宮黄鍾下宮太簇下宮無射上宮又只有四律而不言七此皆不甚分明韋昭註七律云黄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吕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賔為變徵武王所用七律果如是乎左傳昭公二十年七音杜預但引國語之文而不用五聲二變之説豈亦有疑於此者乎杜佑則云古有五聲至周以來加文武

二聲謂之七音此則琴絃少宫少商之説也竊疑此説得之變宫變徵恐周初未嘗有此京房謂伏羲時已有此七音太無稽矣尚書大傳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説者謂七始即七音然今文尚書作在治忽史記又作來始滑一文而三處不同始治字相近滑忽音相近七在古音亦相近以文義言之皆不若今文尚書之安則尚書其本文而史記書傳皆誤文也以七始為七音郢書燕説豈足信乎

論變律二條

辨變律半律之非

古法十二律之外但有四清聲而已至唐杜佑通典始有變律子聲之説仲吕再生變黄鍾轉生十二律各半之為子聲其律皆短於正律蔡氏取黄太姑林南應六變律各有半聲有用有不用似非自然之理如當用此律則宜用其正律不能用全律則宜用正律之半聲而已何為舍其正者不用必用其近似不正者乎其所以

然者但拘於三分損益之説謂從正律生來不得本律故輾轉相生皆殺於本律不知三分損益之法人為之耳豈聲音中果有如是之數黙寓其間當用變律時必不宜從正律取聲耶朱子謂漢志黄鍾不為他律役與通典變律之説相發明然黄鍾自有半律為他宫用亦是不為他律役不必又取變黄鍾之半聲也

論范馬未檢通典

朱子甚取通典之説謂他書所不及又謂范蜀公司馬温公不知檢通典以今觀之二公之論樂其大者未必

得元聲次則十一律之損益未必得本律之正耳至若通典之說尚有可疑用與不用恐於樂皆無加損也范主房庶私增漢書又去四清聲最為紕謬唯律管當用圓分之說有可取之

禮書綱目附録卷上

禮書綱目附録卷中

婺源江永撰

論琴

以琴證論古今法十六條

三分損益之法其來尚矣今以為不然而別為之法得無無徵而不信乎曰是非無徵也古之樂器流傳於今其最古雅而自然者莫如琴以琴證之則古今二法之離合判然於絃徽之間矣蔡氏之書證之於琴而不合

其大者有六按舊法羽宮角徵之間為二變以補其缺始無遼濶之虞使古之為琴者誠慮此宜以二變間於正聲之間胡為舍此不用而命第六絃曰少宮第七絃曰少商此果何説乎其不合者一也樂工指法或以四絃為蕤賓變徵五絃為林鍾徵六絃為南呂羽七絃為應鍾變宮見陳暘樂書此俗工相傳之誤也古法原以初絃中徵應六絃散聲二絃中徵應七絃散聲舊法姑洗為黃鍾之角不可稍移易者琴家宮調却按初絃十徽應三絃散聲十徽位近仲呂而非姑洗此據古律言之今法十徽正當蕤賓其不合者二也中徽當琴

體之半初絃為黄鍾清聲古人所謂黄鍾之宫清濁之
衷律吕之本者此也黄鍾正宫調於此起調畢曲泛聲
發於此者音獨洪大與他徽異聲以中為貴也蔡氏之
書於黄鍾四寸半之下註曰無謂九分之寸奇零不盡
仲吕反生所不及而旋宫所不用也使其果無而不用
則初絃中徽為虚設矣胡為以泛聲扣之音獨隆隆然
乎其不合者三也三分損益所生之律參差不齊以絃
比管而計其尺寸初絃唯林鍾當九徽南吕當八徽若

太簇則在十三徽之外姑洗則在十一徽之内十三徽則無律二變律則無徽胡為徽律相齟齬乎其不合者四也舊法旋宫一均止用七聲施之編鍾編磬猶可也用之於琴則不然琴每絃皆有三十六聲除太清者不用其餘各因曲調隨宜取聲何嘗限之以七若依蔡氏之法則按徽取聲皆不得出本均之外聲之可用者無幾且黄鍾一均有濁而無清應鍾一均有清而無濁只須彈一兩絃即可成曲調而諸絃諸徽皆無用有是理

乎其不合者五也嘗試以趙彥肅所傳風雅詩譜按聲彈之只須初絃次絃其餘皆無用其聲全濁不成韻調可知詩譜之非真其於鹿鳴諸詩黃鍾太蔟用清聲猶賴有此兩聲以濟之稍稍可聽若依蔡氏法此二律并不得用清聲法則窒矣其如聲不諧於耳何琴以聲律為體以徽為用彈者按徽取聲音調自諧次絃以後律漸長而位漸疎至六七絃則半律亦如正律之長故按徽之聲有正當律者有當律之前半後半與中間者如蔡氏之法必須用正用半與夫變律變半律按圖似有條理施之於琴則煩而難用且古琴曲之傳於今者其聲甚美何嘗

拘拘蔡氏旋宫之法乎其不合者六也若如今法則五聲用其均齊者以為體取其應徵者以為用諸律則計尺寸而匀布之中徵既為黄鍾清聲矣十徵為四分絃之三於聲之位當角之中於律正當蕤賓猶一歲之夏至也十三徵為八分絃之七於聲之位當商之近前於律正當夾鍾猶一歲之春分也十二徵為六分絃之五於聲之位當商之近後於律則當姑洗九徵為三分絃之二於聲之位為徵之近前於律則當夷則此皆徵律

正相當者也十一徵為角之近初仲呂當之而稍上八徵為羽之近前無射近之而在右此二徵律不正相當者別有其故後論泛聲中詳之七徵與律相當者五徵差者二相當者其常徵差者其變亦可知今律脗合於琴者多矣又因徵之自然者以為五聲之用次絃以下隨其調之高下而進退焉此琴家之本法較之拘於三分損益泥於變聲變律者果孰離而孰合乎後之言律呂者當於古雅自然之器精密考之一洗千餘年沿襲

之說可也

論琴徽泛聲應先天八卦橫圖

琴有十三徽說者但以為象閏而已然以泛聲彈之左手微按絃右手擊絃當徽則泠泠有清音不當徽則啞然無聲則其位置不可分毫移動此必有所以然之理古今未嘗發明永深思之而得四說其一則應先天八卦橫圖也蓋琴絃四倍黄鍾三尺六寸自龍齦至臨岳七徽為中界自臨岳至七徽以四徽為中界七徽至龍齦以十徽

為中界又自臨岳至四徽以一徽為中界十徽至龍齦以十三徽為中界自一徽至四徽四寸半為上準象黃鍾子聲四徽至中徽九寸為中準象黃鍾中聲中徽至龍齦一尺八寸為下準象黃鍾濁聲重按之取木聲則自尾至首為三段徽按之取泛聲則自首至尾為四段一至四一段也四至七二段也七至十三段也十至十三四段也中兩段倍於前後段又併一徽內十三徽外凡為四寸半者有八儼然有先天八卦橫圖之象焉一

徽内無聲之處乾也一至四兌也四至七離與震也七至十巽與坎也十至十三艮也十三至龍齯無聲之處坤也乾坤老而不用故首尾無聲六子代父母用事故十三徽有聲也首尾雖無聲而聲實出於首尾則乾坤為不用之用猶一家父母雖老畢竟以父母為主也細推之第一徽兌之下畫也二徽兌之中畫也三徽兌之上畫也四徽為兌離之間少女中女相接之處也五徽離之中畫也六徽震之初畫也七徽為震巽之間兩儀

大分界之處也七徽內陽主進畫自下而上七徽外陰主退畫自上而下八徽巽之下畫也九徽坎之中畫也十徽為坎艮之間中男少男相接之處也十一徽艮之上畫也十二徽艮之中畫也十三徽艮之下畫也三男三女皆用事發聲而少男少女血氣方充為人道生育之始尤用事故兌艮一畫各發一聲而離震巽坎一卦止發一聲也且其中尤有微妙者焉二五九與十二徽皆居本段三分之一三徽却後二分六徽却後四分八

徽却前四分十一徽却前二分不與諸徽均列按之卦畫皆有至理盖四徽十徽居兩卦之間三徽當兑之上畫一陰為兑之主稍却而後不欲近乎離十一徽當艮之上畫一陽為艮之主稍却而前不欲近乎坎少女中女同居而志不同行少男中男並處而性不相合也且兑金也性畏火之鑠艮土也性惡水之濕故各却少許以避之造化自然之理也五徽正當離之中畫九徽正當坎之中畫若均布之六徽宜當震之中畫八徽宜當

巽之中畫然離以中畫之陰為主震以下畫之陽為主故六徵當稍却而後乃得其本位坎以中畫之陽為主巽以下畫之陰為主故八徵當稍却而前乃得其本位也且火以木為體木以水為母故震木稍却而後以就火之炎巽木稍却而前以就水之潤也伏羲八卦橫圖為作易之始其自然之理數乃見之於琴徵吁妙矣哉

論泛聲應六十四卦橫圖

泛聲既應先天八卦橫圖矣由三畫之卦積至六畫為

六十四卦橫圖又有自然之應者焉一徽内十三徽外皆無聲乾坤二宮不用也一徽則承乾宮末之地天泰而接乎兊宫之天澤履也二徽當火澤睽三徽當水澤節四徽則承地澤臨之後而接乎離宫之天火同人也五徽當水火既濟六徽當火雷噬嗑七徽當地雷復與天風姤之間陰陽之大交界也八徽當水風井九徽當火水未濟十徽則承地水師之後而接乎艮宫之天山遯也十一徽當火山旅十二徽當水山蹇十三徽終于

地山謙而接乎坤宮之天地否也凡此諸徼當兩宮交界之間者則有乾坤之卦不當交界之間者必有坎離之卦乾坤坎離爲四正故當此有聲也始承泰天地交也終接否天地不交也中於復姤陽始長陰始生也界於同人與師火之始水之終也少女少男之宮血氣並充水火皆當之中女少男之宮當其水火之交不交而不當其純卦純則不相爲用也長男長女之宮火近震水近巽當其近不當其遠遠者先衰也天地之道陽有

餘而陰不足長男猶可生育故六徽當火雷噬嗑泛聲猶有清音長女天癸先絶故八徽當水風井泛聲全濁似無聲也又以卦爻細推之二徽當睽之六五三徽若均布之當節之六三退二位當初九也五徽當既濟之六二六徽若均布之當噬嗑之九四退四位當初九也七徽後爻自上而下八徽若均布之當井之六四却後四位當初六也九徽當未濟之九二也十一徽若均布之當旅之九三却二位當初六也十二徽當蹇之九五

也兌巽陰宮遇離而止遇坎而却震艮陽宮遇坎而止遇離而却男女異類宜相避也坎離二宮水火相遇則各止其所矣此又以卦象人事推之皆有自然之妙焉

論泛聲應節氣

泛聲應卦畫既有自然之理矣抑又有微妙者焉全絃猶一歲也三尺六寸二十四分之每分一寸有半當一氣臨岳際則冬至也一徽內四寸半之地有三氣為冬至小寒大寒以其當冬令陽微之時故無聲一徽當立

春陽氣出地故有聲二徽雨水也三徽驚蟄也四徽春分也五徽穀雨也六徽小滿也七徽夏至也八徽大暑也九徽處暑也十徽秋分也十一徽寒露也十二徽霜降也十三徽立冬也陽氣將入地故聲終於此自此至龍齦四寸半之地為小雪大雪冬至皆閉藏之時故無聲也自春分至秋分一月而一徽自立春至春分秋分至立冬皆一月而兩徽者春初為萬物之始生秋末為萬物之已成故聲獨多也四立之節唯立春立冬有徽

而立夏立秋無徵者立春立冬為陽氣出入之限春夏與夏秋之間陽氣皆在地上非陰陽之大界故無聲也冬至雖無聲而聲皆出於首尾則十三徵之聲皆其聲猶乾元之統天也驚蟄一徵稍却而後寒露一徵稍却而前者驚蟄為木氣之動寒露為金氣之藏陽性常速故未至其地而先有聲陰性常緩故已過其地而後有聲也小滿一徵又却而後大暑一徵又却而前者凡聲音屬金四月金始生畏午火之鑠故却而後六月火氣

盛金正伏故却而前皆金之避火也諸徵泛聲亦有不同中徵最洪大其聲隆隆然夏至陽極也諸徵稍不當徵即無聲獨中徵過一指猶有聲陽盛有餘也九徵十徵最清亮其聲空空然金氣正肅清也一二徵聲細陽方長也十二十三徵聲不甚發陽欲藏也八徵聲最不揚似無聲然大暑火盛而金伏也吁造化之理微矣哉抑妙矣哉

論泛聲應納音

泛聲之理以卦畫節氣推之既如此矣又不止是也六十甲子以數定為五行名曰納音其理與聲音相關以琴徽推之亦有黙契者焉盖十三徽分為四段一段中有甲子一周細推其徽位之相當一為甲子二為甲寅三為壬寅四為甲子五為甲申六為壬寅七復為甲子七徽後左右相對八為壬寅九為甲申十為甲子十一為壬寅十二為甲申十三為甲子納音五行甲子壬寅為金甲申為水當金水則有聲也五行成質者金為清

木土則濁矣有氣而未成質者水為清火則濁矣故獨當清者而鳴六十甲子三分之為甲子甲申甲辰若當甲辰則為火其音濁故三徽六徽八徽十一徽皆却至壬寅之位而鳴不與諸徽均列也此泛聲唯金水有聲若於七徽外取本聲則又五行皆全龍齦起甲子十三徽為巳夘土十二徽甲申水十一徽戊子火十徽甲午金九徽甲辰火八徽癸丑木七徽甲子金凡二金二火一土一水一木五行之音皆備第八徽若匀布則當甲

寅水五行缺一故退一位至癸丑木而五行全造化自然之妙如此

總論泛聲

琴必當徽乃有泛聲一絃十三聲七絃九十一聲正如人身動脉頭手足各三部左右十八處當其部切之乃應手否則不應也古今未有言泛聲所以然者今推之乃有四說八卦也六十四卦也節氣也納音也四者殊途而皆可通朱子所謂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

故推而無不通也既得琴徽之所以然而聲律有確據矣以下乃論取聲布律調絃換調之法

論按徽取五聲

五聲之體雖有定界而五聲之用取諸琴徽初絃十三徽為商十二徽為清商次絃之聲隨調高下而應之下則應十三徽高則應十二徽第十一徽為慢角十徽為正角三絃亦隨調高下而應之下則應十一徽高則應十徽九徽為徵四絃應之八徽為羽五絃應之中徽為

少宮六絃應之次絃中徽為少商七絃應之諸徽泛聲本無五聲之序而按徽取本聲則絃於此取應諸調於此轉換有自然之理焉

又論

舊以太簇八寸為商於琴絃三尺二寸在十三徽外半寸然泛聲至十三徽三尺一寸五分而始發聲則當以十三徽為商蓋十三徽外其聲太濁雖三尺二寸四分之地已交商界必更進九分而後有徽舊法三分徽益

一上生商其如此處無徵何又舊法以姑洗為角其位在十一徽之内然角聲一發於十一徽一發於十徽彈慢角調商以十一徽為角彈宫調者却以十徽為角猶清商調以十二徽為商也舊法唯有姑洗為角故角徵間相去遠不得不有變徵以補其缺角不能再生宫故有變宫以續其斷證之於琴則不合矣

諸絃布律法

諸絃之律各以今律布之布至少少聲而止法如左

一絃 全律每律減一寸五分 半律每律減七分五釐

黄龍齦散聲 大三尺四寸五分 太三尺三寸並十三徽外 夾三尺一寸五分十三徽 姑三尺十二徽 仲二尺八寸五分十一徽內二分 蕤二尺七寸十徽 林二尺五寸五分十徽九徽之間 夷二尺四寸九徽 南二尺二寸五分八徽外 無二尺一寸八徽內四分 應一尺九寸五分七徽外 黄清中徽 仲清一尺四寸二分五釐六徽內自七徽以上唯當徽近徽者錄之餘從略後倣此 夷清一尺二寸五徽 黄清清九寸四徽

二絃 全律每律減一寸七分一釐四毫奇 半律每律減八分五釐七毫奇

夾龍齦散聲 姑三尺四寸二分八釐奇 仲三尺二寸五分七釐奇並十三徽外

蕤三尺八分五釐奇十三徽內 林二尺九寸一分四釐奇十一徽外四分奇

夷二尺七寸四分奇十徽外四分奇 南二尺五寸七分奇十徽內 無二尺四寸九徽

應二尺二寸三分弱九徽八徽之間 黃清二尺五分七釐奇八徽內

大清一尺九寸七分 太清一尺八寸八分六釐並七徽外 夾清中徽

林清一尺四寸五分七釐六徽內 無清一尺二寸五徽 黃清

清一尺二分八釐奇四徽外

二絃清商調用 全律每律減一寸八分 半律每律減九分

姑龍齦散聲 仲三尺四寸二分 蕤三尺二寸四分並十三徽外 林三尺六分十三徽內 夷二尺八寸八分十一徽外一分 南二尺七寸十徽 無二尺五寸二分十徽九徽之間 應三尺三寸四分九徽內 黃清二尺一寸六分八徽外二分 大清二尺七分 太清一尺九寸八分 夾清一尺八寸九分並七徽外 姑清中徽 夷清一尺四寸四分六徽內 黃清清一尺八分五徽內

三絃慢角調用 全律每律減一寸八分八釐奇 半律每律減九分四釐奇

仲龍齦散聲借二分　蕤三尺三寸九分奇　林三尺二寸一釐奇並十三徽外

夷三尺一分十二徽外一分　南二尺八寸二分奇十一徽內　無二尺六寸三分四釐奇十徽內六分奇　應二尺四寸四分奇九徽外　黃清二尺二寸五分奇九徽八徽之間　大清二尺一寸六分奇八徽外　太清二尺七分弱八徽內　夾清一尺九寸七分奇　姑清一尺八寸八分奇並七徽外　仲清一尺七寸八分七釐奇中徽內一分二釐奇　南清一尺四寸一分六徽內　黃清

清一尺一寸三分弱五徽內

三絃宮調用　全律每律減二寸　半律每律減一寸

蕤龍齷散聲　林三尺四寸　夷三尺二寸並十三徽外　南三尺十二徽

無二尺八寸十一徽內七分　應二尺六寸十徽內　黃清二尺四寸九徽

大清二尺三寸　太清二尺二寸並八徽外　夾清二尺一寸八徽內

姑清二尺　仲清一尺九寸並七徽外　蕤清中徽　南清一尺五寸六徽外　黃清清一尺二寸五徽

四絃　全律每律減二寸二分半　半律每律減一寸一分二釐半

夷龍齷散聲　南三尺三寸七分半十三徽外　無三尺一寸五分十三徽　應二尺九寸二分半十一徽外　黃清二尺七寸十徽　大清二尺五寸八分奇

太清二尺四寸七分半並九徽外　夾清二尺三寸六分奇九徽内　姑清二尺二寸五分九徽八徽之間　仲清二尺一寸三分奇八徽　蕤清二尺二分半　林清一尺九寸一分奇並七徽外　夷清中徽　應清一尺四寸一分奇六徽内　黄清清一尺三寸五徽外

五絃　全律每律減二寸五分二釐三毫奇　半律每律減一寸二分六釐一毫奇

無龍齦散聲借六分太　應三尺二寸八分奇十三徽外　黄清三尺二寸太十二徽外　大清二尺九寸奇十二徽内　太清二尺七寸七分奇十徽外　夾清二尺六寸五分十徽内五分　姑清二尺五寸二分奇十徽外　仲清

二尺三寸九分太九徵 蕤清 二尺二寸七分奇九徵八徵之間 林清 二尺一寸

四分奇八徵 夷清 二尺一分八釐奇 南清 一尺八寸九分奇並七徵外

無清 一尺七寸六分六釐奇中徵內三分奇 黃清清 一尺五寸一分奇六徵外

五絃 清商蕤賓調皆用 全律 每律減二寸三分寸之二 半律 每律減一寸三分寸

之一

無應之間 龍齦散聲 應 三尺四寸六分奇 黃清 三尺二寸並十三徵外

大清 三尺六分奇十二徵外 太清 二尺九寸三分奇十二徵內 夾清

二尺八寸十一徵內 姑清 二尺六寸六分奇十徵內 仲清 二尺五寸三分

奇十徽九徽之間　蕤清二尺四寸九徽　林清二尺二寸六分奇九徽八徽

之間　夷清二尺一寸三分奇八徽　南清二尺　無清一尺八寸六分奇

並七徽外　應清一尺七寸三分奇中徽內　黃清清一尺六寸六徽外

六絃　黃清與一絃諸律位同

六絃慢宮調用　半律每律減一寸四分四釐　初絃全律位與此同

應鍾黃清之間龍齦散聲　黃清三尺四寸五分六釐　大清三尺三寸

一分二釐　太清三尺一寸六分八釐並十三徽外　夾清三尺二分四釐十二徽

外　姑清二尺八寸八分十一徽外　仲清二尺七寸三分六釐十徽外

㽔清二尺五寸九分二釐十徽九徽之間 林清二尺四寸四分八釐九徽外

夷清二尺三寸奇九徽內 南清二尺一寸六分八徽外 無清二尺一分六釐八徽內 應清一尺八寸七分二釐七徽 黃清清一尺七寸二分八釐七徽內

七絃 夾清與二絃諸律位同

七絃 姑清與清商調二絃諸律位同

論布律用六十甲子紀分數

諸絃布律大畧如前法若欲加密當以六十甲子紀其

分數初絃龍齦起甲子之半十三徽當乙卯十二徽當甲申十一徽當乙丑之近前十徽當甲午九徽當甲辰八徽當癸丑之近前七徽復當甲子以後又以六十位布至四徽復當甲子自七徽外一位得三分七徽内一位得一分半次絃以下各以本徽本位起龍齦亦各如其絃而伸之位漸疎分數漸多如此則分數皆可考此未及詳布第言其大略云

論隅絃取聲音

諸絃散而扣之間一絃則應於第十徽而隨調轉絃必有一絃當退一徽至十一徽然後應皆理勢自然如此如宮調五絃十徽應七絃散聲四絃十徽應六絃散聲二絃十徽應四絃散聲初絃十徽應三絃散聲唯三絃獨退一徽於十一徽應五絃散聲朱子琴律說及答吳元士書皆深疑此事詳為之說似謂獨退一徽常在三絃不知此唯宮調調絃則如此若更一調則退徽又在他絃不常在三絃也宋中興志姜䕫樂議其圖說甚明

朱子蓋亦考之不詳耳又蔡西山先生謂琴唯黄鍾一均但絣定七絃以彈十一宮朱子謂李通之說不可行考之姜夔圖說琴須轉絃合調蔡氏絣定七絃之說誠誤矣朱子又謂古人隨月調絃若調至應鍾則絃急恐絶此亦不然古法轉絃合調一調但轉兩三絃非盡取七絃而更之也調之高下絃之緊慢上下不過一律非謂由黄鍾而漸緊以至於應鍾也姜夔圖說言簡而明今因其說推之如左

慢角調調絃法

姜夔曰黄鍾大吕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徽應三絃散聲 古大吕比今律短

按慢角調者角絃慢張也此調宫絃退一位取十一徽仲吕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仲吕角取十徽内無射羽應五絃散聲 五絃近無射羽取十徽内夾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徽黄鍾清應六絃散

聲此調諸絃如常唯角絃慢故名凡徵律差數分者聲相近亦得相應後倣此

清商調調絃法

姜曰太簇夾鍾竝用清商調故於二絃十一徽應四絃散聲　古太簇今在太夾之間古夾鍾今在夾姑之間

按清商調者商絃高一律也此調宮絃取十徽蕤賓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蕤賓角取十徽無射應鍾之間應五絃散聲　五絃無應間羽取十徽内姑洗清

商應七絃散聲　三絃姑洗商取十一徽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徽黃鍾清應六絃散聲　此調商絃緊而五絃七絃亦隨之

宮調調絃法

姜曰姑洗仲呂蕤賓竝用宮調故於三絃十一徽應五絃散聲　古姑洗今近仲呂古仲呂今近蕤賓古蕤賓今近林鍾

按宮調者以初絃爲主也宮絃取十徽蕤賓角應三

絃散聲　三絃蕤賓角取十一徽內無射羽應五絃散聲　五絃近無射羽取十徽內夾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徽黃鍾清應六絃散聲

慢宮調調絃法

姜曰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於四絃十一徽應六絃散聲　古林鍾今為夷則古夷則今近南呂

按慢宮調者大絃與第六絃慢張下半律也宮絃取

十徽仲呂角應三絃三聲　三絃仲呂角取十徽內
無射羽應五絃散聲　五絃近無射羽取十徽內夾
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
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一徽應鍾與黃
鍾清間慢宮應六絃散聲　此調宮絃慢角絃亦如
之而六絃亦慢

蕤賓調調絃法

姜曰南呂無射應鍾並用蕤賓故於五絃十一徽應七

絃散聲　古南吕今在南無間古無射今在無應間古應鍾今在廣黄間

按蕤賓調者角絃緊當蕤賓位而第五絃亦隨之也此調宫絃取十徽蕤賓角應三絃散聲　三絃蕤賓角取十徽無射應鍾之間應五絃散聲　五絃無應間羽取十一徽内夾鍾清商應七絃散聲　二絃夾鍾商取十徽外夷則徵應四絃散聲　四絃夷則徵取十徽黄鍾清應六絃散聲　古蕤賓近今林鍾若

三絃散聲取今律林鍾則絃太緊恐不可張且二絃
夾鍾商太遠而四絃夷則徵太促又於三絃十徽應
五絃散聲五絃羽為應鍾則羽宮之間亦太促矣故
三絃取角聲當今律之蕤賓更不可移而上古名此
調為蕤賓與今法若暗合焉　又按宮調三絃亦是
蕤賓但取十一徽應五絃散聲五絃如其位此以十
徽應五絃則五絃隨之而緊與宮調異
五調中慢宮調最下慢角調次之宮調為中聲蕤賓

調稍高清商調最高以今律言之黄鍾大吕太簇用慢角調夾鍾姑洗用清商調仲吕㽔賓林鍾用宫調夷則南吕用慢宫調無射應鍾用㽔賓調

論四清聲二條

論四清聲不可去

樂有黄鍾大吕太簇夾鍾四清聲尚矣古者編鍾編磬皆十六枚是十二律如四聲也琴之六七絃雖只少宫少商而諸律清聲皆備且復有少少聲焉又不止四清而已瑟有二十五絃亦諸清聲皆備也四清者宋樂志

以為爲夷則以下四律爲宫使商角不陵僭宫聲然只
有四清而角以後不妨用全律沈括馮元以爲唯臣民
不可陵君事物則不必避也黄鍾宫調雖以清黄起調
其間仍用黄鍾全律爲君故姑洗角雖用全律亦不爲
民陵君也古用四清極有調理原不始於王朴李照范
鎮樂皆去四清不知何以成樂編鍾磬可去四枚管絃
則清聲自具雖欲去之安得而去之乎

論陳暘樂書之疎率

陳氏樂書其主意大約以為先王之樂唯有五聲十二律後世乃有二變四清此皆鄭衛之音凡八音之器皆當去二變四清以復古此耳食之學粗率之見未嘗深思細考其故者也二變誠非自然之理然欲去二變當先去三分損益之說如琴絃之用正聲則二變不待去而自去若不考其所以用二變之由而仍泥三分損益之說則角徵與羽宮之閒安得不用二變以補其缺乎至欲去四清尤為不思之甚無論旋宮避陵犯四清不

當去即欲去之而勢亦不可得而去如琴初絃中徽內皆是清聲次絃中徽外已有清聲五絃則十三徽以內皆是清聲試問彈琴者唯取全律濁聲乎陳氏謂七絃琴為害理必去二絃以復舜之五絃試問五絃果無清聲乎不唯五絃即一絃至中徽已是清聲矣如其說雖孫登之一絃琴尚多一半為無用寧有是理乎宋太宗加二絃有九絃琴清聲皆具陳氏謂當益一絃取其倍五聲獨不思五聲加倍清聲不已居半乎竹聲中簫管篪

笛之屬凡七孔九孔者陳氏皆惡之五孔六孔八孔者陳氏皆取之謂五孔合五聲六孔合六律八孔合八音此但欲以數目比擬無異兒童之見不知管笛之屬黄鍾宫聲皆出中管諸孔皆閉五孔者四孔為商角徴羽餘一孔即是半宫聲六孔者五孔具十一律上一孔必是黄鍾清非五孔即為五聲六孔即為六律也八孔則四清皆具矣乃以應八音取之試問一器與八音有何交涉乎陳氏徒嘖嘖於四清其粗率不思如此彼所據以為

說者但以周禮有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一語耳不知半律清聲亦是本律之半未嘗出於十二律之外也善乎翰林學士馮元之駁李照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二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鍾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之數也四清聲之説正爲臣民相避以爲尊卑今若止用十二數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爲宮之時臣民相越則陳

犯之音作此甚不可者也楊徐之破范鎮曰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不獨見於周禮小胥之説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濵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漢承秦秦未嘗制禮作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王朴樂内編鍾編磬以其聲律太髙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則四清皆用而諧協矣今鎮所製匏竹之器簫必十六管是四清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

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此皆說之不
可易者李范二家已屬謬見陳氏徒悅乎去鄭復雅之
名而不察其實以二家之識為高其末之深思乎

論旋宮一條

論旋宮有活法

十二律旋相為宮古有是言後人論律講於此者詳矣
一均七聲有用正律者有用半律者有用變律與變半
律者以此布為八十四聲六十調甚易及其被之管絃

施之金石常齟齬而難行竊意旋宮當別有活法或一均不必限以七聲或徵羽二聲之律不必短於本宮此當與知音者參定未可執一定之圖說膠柱而鼓瑟也

論樂調三條

辯黃鍾全律起調畢曲之非

樂之有調其理甚微其勢皆出於自然如初一聲為其聲其尾亦是此聲其中曲折皆隨初一聲之高下而抑揚焉調平者衆聲皆隨之而平調高者衆聲皆隨之而

高調下者衆聲皆隨之而下大約太濁太清之聲不可以起調如初一聲太下則其後遇當下之聲更不能抑而管無可吹絃無可彈歌者亦無其聲矣或初一聲太高則其後遇當高之聲更不能揚而管無可吹絃無可彈歌者亦不能及此聲矣故起調之聲必在清濁之間其前更有下於此者其後更有高於此者然後可以抑揚曲折而成曲調焉儒家論樂不知此理謂黄鍾一均皆用正律更無清聲變律雜其間為最純粹是謂初一

聲即用黄鍾全律起調如此則太簇以下六律皆短聲皆高但有揚而無抑豈能成曲調乎試以管絃驗之笛家曾有以中管之合字為調首琴家曾有以初絃之散聲為調首者乎凡雅樂所謂黄鍾清宫俗樂所謂正宫者皆以半黄鍾清聲起調而非以全律濁聲起調也黄鍾清聲起調其後更有清聲可以揚其前皆下於調首可以抑是以能成調也以今笛家俗樂驗之有所謂上字調者其調平下五孔皆開更高焉則為六字調字譜

皆移上二聲或一聲更下焉則為尺字調字譜皆移下一聲若過乎六字尺字則太高太下不能成調矣雅樂亦相似也宋時雅樂俗樂皆無徵角調但有宮商羽三調而已宮者清宮商者清商皆不用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濁聲也徽宗使人强為徵調但能以徵聲起而不以徵聲終見朱子語類此不知何故或由風氣使然乎由此觀之雅樂起調之聲未甚下者即不能為焉有黃鍾最濁之聲而可為者乎朱子論樂初亦以為黃鍾五調皆以黃鍾正律起調畢曲其後云古

人亦用黄鍾清聲為調前說非是見朱子語類九十二卷輔廣録注中然則朱子後亦自覺其誤矣　蔡氏不習於音不知樂調有自然之理當時趙彦肅傳得唐時鄉飲酒風雅十二詩譜小雅六詩為黄鍾清宮調二南六詩為無射清商調皆以清黄起調畢曲雖其譜未必盡是而用清黄為調自是勢不得不然蔡氏想當見之蔽於黄鍾無半律之說故不肯信耳

再論樂調

或問黄鍾全律既不可起調徵角二聲又不能為調然則十二律之能為調者鮮矣不知隋之萬寳常唐之祖孝孫何以皆能為八十四調乎且周禮三大祭樂但無

商調而有宮角徵羽齊景公時有徵招角招郢中曲有流徵高漸離易水擊筑有變徵此又何以說乎曰樂聲有流變而為樂有活法考古者當以意會可也凡樂皆氣也人亦氣也同在鴻濛一氣之中不得不隨氣運而遷流如詩文為人聲亦樂之類古之詩文後人不能作則後世不能為此樂調古人能為之又何足怪乎且古人為樂當有活法未必如後人之律書一均定用七聲而徵羽皆不可過宮商也齊之徵招角招未知其聲何

如若郢中之流徵易水之變徵亦俗樂之類後世宴樂固自有徵調亦不為異也若萬寳常史言其撰樂譜論八音旋宫之法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其聲淡雅不為時所好何妥易之今不可考祖孝孫作唐雅樂為四十八曲八十四調亦不知其果皆應律否大約古人之能為諸調者當必有活法若如儒家之説即一琴已不能易一均而况八音皆能旋宫乎

論龜兹琵琶七調

隋史言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音宜若符契一曰婆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商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建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鄭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按此則西域亦有七音然其語與華異未必果合於五聲二變也琴家却只有五調慢宮慢角

之類張琴有緊慢何以不能為七調乎慢宫調有似於變宫蕤賓調却是角聲之高者不得謂之變徵然則西域之七調未必果合七音其所謂沙侯加濫調安知非角聲之高者乎

論造律三條

論造律以聲和為主

制律求聲氣之元事之最難者也黄鍾之管寘符天道若不可以毫釐差然其分數甚微非人所能察使有天

生自然之律管則可若出於人為安能使其無毫釐之差竊謂造律必須善審音者聽之聲和為主聲既和矣雖有小差於樂亦無大害譬如工人製琴製笙製簫笛者其分寸豈能盡一哉吹之彈之而聲和焉斯為善器矣邢雲路論之最當特載之

邢曰古樂既亡欲求聲器者宜何施而可亦唯依古以千二百黍求長九寸空圍九分之管使其和也則已如有不和必其黍之顆與管之分未當也則惟本吾之平其心易其氣徐聽人聲之高下上下考之以求其中聲蓋人之聲無古今一也古尺之分寸與黍之大小不可考矣即今上黨之黍有大者次者不一安知古所用者為何等黍又安知其律之分寸視後代何尺為當哉

但以人聲察之以耳聽審之以九寸千二百黍約之斯可矣程子曰黄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既得正便將黍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張子曰律吕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朱子曰樂之為教今無師授當立一學樂學使士大夫習之必有精通者出三說皆探本之論也

論人身取律寸法

古之尺寸雖出於律而制字之意則皆本於人身人身中指第二節其内兩紋相距為寸醫家鍼灸量人穴道所謂同身寸者取諸此也今人伸大指與食指為五寸張兩手為五尺古法以張兩手為一尋然則今之五尺

當古之八尺今之五寸當古之八寸而古之一尺當今工人尺六寸二分五釐也以中指第二節内紋為一寸者度之自中指端至掌後第二節横紋而九寸至第三節横紋而一尺然則古之黄鍾九寸即今人中指端至掌後第二節横紋之度也雖人有高下手指有長短以中人量之相去盖不甚遠是則一伸掌而黄鍾之廣𥆧然如在目前矣夫律寸天生也人身之寸亦天生也二者當不約而同與其求之於古尺古器求之於縱黍横

黍荒遠者無稽紛紜者難信曷若求之中人之手腕指節為最近而可據者乎夫律數精微雖未可執此一途以求合唯以人身之寸為主而更以古器古法參互而審定之雖不中或亦不遠乎

論人聲合管聲

人聲之有宫商角徵羽也其别有四有一韻具五聲者字音出於喉為宫出於舌為商出於牙為角出於齒為徵出於脣為羽即切韻三十六字母之分屬喉舌牙齒

唇與半舌半齒是也有一韻屬一聲者其韻合口呼之為宮開口呼之為商張牙呼之為角齊齒呼之為徵聚吻呼之為羽如公韻屬宮罔韻屬商是也又一韻之中重濁之字為宮商輕清之字為角徵羽如彈琴操者遇重濁之字則彈重濁之聲以應之遇輕清之字則彈輕清之聲以應之是也又有同是一字隨其曲調之高下而歌之遇高調則此字聲高遇平調則此字聲平遇低調則此字聲低則一字皆可為宮商角徵羽也樂以人

聲為主人聲出於喉猶管聲出於管中造律者欲求聲氣之元既酌乎分寸之度空圍之量更以人聲參定之可也

論候氣 二條

論候氣不可信

律管固有冥符天道之理然欲埋之於地以候氣恐不可信天氣一而地氣殊雖使律之長短廣狹皆如法其能一一氣應灰飛耶事未經目驗不敢臆斷也邢雲路

亦深疑此事云

録袁黄候氣法

明袁黄號了凡通律歴之學所著有歴法新書闕中李世達為之作序中間有與張江陵論候氣五不合之説頗有理此事史不載又不見於他書僅見此序而已永恐久而失墜特録之以備言律學者考覈其言依法候之而飛灰皆應未知果有此否也李序云昔張江陵傲睨一世無所許可獨折節於了凡延為諸子師江陵自謂深明律學命官依古法造三層密室又依蔡氏多截管以候氣不應請袁

往視之後命曰候之室宜擇清靜閒曠之地今瓦礫叢積則地氣不清一不合也築室三層專固地氣耳故外室之墻掘地三尺而築之二層木室之坂宜入地一尺六寸三層室入地七寸六分今皆不然止可封地上之氣而不可封地中之氣二不合也外室之門宜向子第二層門宜向午第三層門復向子所以反復而固氣也今皆向午三不合也聲氣之元奇之象數厥有自然之理必心探造化之秘者始可制器諧聲不然求之累黍酌之古器皆不可廢今觀所載諸管大小不倫四不合也天地之形常相參差故天之午常偏於丙上二分五釐今日圭所測是也地之午常偏午上二分五釐冬至候黃鐘之宮宜埋壬子之中一室只有一位豈可多截管乎五不合也由是託之擇地於天壇之南隅依法候之而飛灰皆應張甚喜欲妻之正樂表請先改歷法語不合遂稱疾求歸歸

未幾而張變作矣

律呂餘論 四條

聲音自有流變

凡聲氣也人亦氣也同在一氣之中其勢自有流變非人之所能禦古樂之變為新聲亦猶古禮之易為俗習其勢不得不然令人行古禮有不安於心者則聽古樂亦豈能諧於耳乎耳不諧則神不洽神不洽則氣不和不洽和亦何貴於樂若曰樂者所以事神非徒以悅人則亦不然凡神依人而行人之所不欣暢者神聽亦未必

其和平也故古樂難復亦無庸强復但當於今樂中去其粗厲高急繁促淫蕩諸聲節奏紆徐曲調和雅稍近乎周子之所謂淡者焉則所以歡暢神人移風易俗者在此矣若不察乎流變之理而欲高言復古是猶以人心不安之禮强人以必行也豈所謂知時識勢者哉

俗樂可求雅樂

俗樂以合四一上勾尺工凡五六十字為譜十二律與四清聲皆在其中隨其調之高下而進退焉所謂雅樂

亦當不出乎此為雅樂者必深明乎俗樂之理而後可求雅樂即不能肆及於此者亦必與俗樂工之稍知義理者參合而圖之未有徒考器數虚談聲律而能成樂者也宋世制樂諸賢惟劉几知俗樂常與伶人善笛者遊其餘諸君子既未嘗肆其事又鄙伶工為賤技不足與謀則亦安能深知樂中之曲折哉判雅俗為二途學士大夫不與伶工相習此亦從來作樂者之通患也

樂器不必泥古

聲寓於器器不古雅則聲亦隨之然天下事今不如古者固多古不如今者亦不少古之笙用匏今之笙用木匏音劣於木則何必拘於用匏而謂八音不可缺一乎古之木聲用柷敔後世節樂用拍板而雅樂猶用柷敔柷敔之音粗厲拍板之音清越則亦何必不用拍板乎後世諸部樂器中擇其善者用之可也

度量權衡不必泥古

古法度量權衡皆受法於黄鍾天下皆欲其齊同古之

度量權衡相去不甚遠故齊之猶易後世度長量大權重與古懸殊民間用之既久勢難改易千里之内三者必不能同而民俗便之遠方之懋遷者正因度量衡之同而計其錙銖以收嬴餘之利則不同不足為病正所以為利也宋政和間作大晟樂以律尺及斗斛秤新式頒行天下限以月日令天下盡毀舊器不從令者許民首告其擾民不已甚乎後之作樂者律成而制三器藏之内府以備他日之校勘可也若民間所用固當聽從

民便毋斤斤於法古似亦事勢之宜焉巳

禮書綱目附録卷中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綱目附録卷下

婺源江永撰

深衣考誤

深衣

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　孔氏正義曰所以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永按深衣之義鄭注孔疏皆得之獨其裳衽之

制裁布之法與續衽鉤邊之文鄭氏本不誤而疏家皇氏熊氏孔氏皆不能細繹鄭說遂失其制度後儒承譌襲舛或以臆為之考辯愈詳而誤愈甚其失自玉藻疏始今為考訂如左

玉藻曰深衣三袪縫齊倍要縫音逢齊音咨要一遥反

鄭氏曰三袪者謂要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

疏曰袪謂袂末言深衣之廣三倍於袂末齊謂裳之下畔要謂裳之上畔言縫下畔之廣倍於要中之廣謂齊廣一丈四尺四寸要廣七尺二寸又曰云三之七尺二寸者按深衣云幅十有二以計之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邊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濶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此寛頭嚮下狹頭嚮上要中十二幅廣各六寸故為七尺二寸下齊十二幅各廣尺二寸故為一

丈四尺四寸

永按深衣者聖賢之法服衣用正幅裳之中幅亦以正裁惟衽在裳旁始用斜裁古者布幅濶二尺四寸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為十二幅其當裳之前後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為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各邊去一寸為縫一幅上下皆正得九寸八幅七尺二寸其在上者既足要中之數矣下齊當倍於要又以布二幅斜裁為四

幅狹頭二寸寛頭二尺各去一寸為縫狹頭成角寛頭得一尺八寸皆以成角者向上以廣一尺八寸者向下則四幅下廣亦得七尺二寸合於齊得一丈四尺四寸此四幅連屬於裳之兩旁别名為衽下文衽當旁是也深衣裳裁縫之法本如此玩下文鄭注可見疏家不得其説妄謂六幅皆用交解狹頭去邊縫廣六寸濶頭去邊縫廣一尺二寸於是裳之前後惟中縫正直

其餘皆成奇衺不正之縫可謂服之不衷曾謂
聖賢法服而有是哉下文衽當旁疏及續衽鉤
邊諸説之紛拏皆由六幅皆交解之説誤之耳

衽當旁

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
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
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

永按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

中者不名衽唯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當中則前襟而後裾是也鄭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其唯在裳旁而名衽者交裂其餘幅不交裂也交裂者以布二幅交解為四幅狹頭二寸去邊縫成角寛頭二尺去邊縫一尺八寸也又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

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棺上合縫之木亦名為衽也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注云衽小要也蓋小要之形上下廣而中狹以掩棺蓋合縫之際上半則殺而下下半則殺

而上似衣衽之上殺下殺以掩裳際是以有衽之名此借衣衽名小要故鄭連及之也云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即此深衣之衽也其縫之以合前後者唯左旁為然若右旁則不能縫合别有鉤邊見深衣篇鄭亦畧言之耳此經與鄭注甚明又以他文證之問喪云扱上衽謂裳之兩角插於帶間也論語云左衽謂夷俗衽掩於左

其縫合者在右也皆衽當旁之證也而疏家忽之并失小要之義

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者裳幅下廣尺二寸上濶六寸狹頭嚮上交裂一幅而為之按裳幅不皆交裂孔氏誤謂二二幅皆交裂是未繹所字之意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者皇氏云言凡衽非一之辭非獨深衣也或殺而下謂喪服之衽廣頭在上狹頭在下按朝祭服亦如喪服之制皇氏不及朝祭服非也或殺而上謂深衣之衽寛頭在下狹

頭在上云是以小要取名焉者謂深衣與喪服相對為小要兩旁皆有此衽（按小要者棺上合縫之木也皇說誤）熊氏大意與皇氏同或殺而下謂朝祭之服耳（按熊氏又不及喪服亦非也合皇熊二說乃備）云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者謂喪服及熊氏朝祭之衽（按此說是）云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者謂深衣之衽云上下相變者上體是陽陽體舒散故垂而下下體是陰陰主收斂故縫而合之（按此皆得之）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

相對為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按喪服篇明言衽二尺有五寸孔氏乃謂深衣獨得衽名何耶殺上殺下明是與他服相對孔氏乃謂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為衽衣下屬幅何以謂之殺耶且下文衽屬衣則垂而放之豈得謂深衣之衽耶删定之説大失鄭注之意也鄭注深衣鉤邊今之曲裾則宜兩邊而有也按鉤邊別是一物此經未及深衣疏一旁有曲裾此云宜兩邊有與彼疏亦自相牴牾但此等無文言之且從先儒之業

深衣云續衽鉤邊

鄭氏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喙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

永按續衽謂裳之左旁縫合其衽也鉤邊謂裳之右旁別用一幅布斜裁之綴於右後衽之上使鉤而前也漢時謂之曲裾蓋裳後為裾綴於裾曲而前故名曲裾也所以必用鉤邊去裳之右畔前後衽不合若無鉤邊則其行步之際露則後衽之裏有鉤邊而後可掩裳際也鄭氏特引

引孝經援神契烏喙必鉤之鉤讀如之明其為鉤曲之義使非別綴一幅曲而前不得謂之鉤也裳十二幅象十二月又有鉤邊其以象閏歟鄭氏不言左續衽右鉤邊者衣裳自左掩右左可連右不可連其事易明故不必言左右也續衽鉤邊之義鄭注分明疏家汩之後儒之説并鉤邊失之詳見後

疏曰衽為深衣之裳以下濶上狹謂之為衽按裳幅不

皆下濶上狹說已見前接續此衽而鉤其旁邊即今之朝服有曲裾而在旁者是也按此說似合續衽鉤邊而一之若兩旁皆續衽而鉤邊者其說誤矣又曰衽當旁者凡深衣之裳十二幅皆寛頭在下狹頭在上按此說甚誤前已辨之皆似小要之衽按小要上半殺而下下半殺而上須合他衽之殺而下者方似小要是前後左右皆有衽也今云衽當旁者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餘衽悉當旁也按裳幅當前後者不名衽安得有餘衽經明言衽當旁安得謂前後左右皆有衽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若喪服其裳

前三幅後四幅各自為之不相連也今深衣裳一旁則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按一旁連之相著謂在左者也一旁有曲裾掩之謂在右者也此二句分明最為得之然又云與相連無異故云屬連之不殊裳前後恐非鄭注之意續衽鉤邊鄭氏分別言之右邊曲裾掩裳際不可謂屬連之也云若今曲裾也鄭以後漢之時裳有曲裾故以續衽鉤邊似漢時曲裾今時朱衣朝服從後漢時帝所為則鄭云今曲裾者是今朝服之曲裾也按孔氏玉藻疏謂曲裾兩邊宜有似

唐時朝服有兩曲裾然一以經文繹之一邊既續衽則曲裾惟宜施於右耳

家禮深衣制度云衣全四幅其長過脇下屬於裳

註云用布云幅中屈下垂前後共為四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其下過脇而屬於裳處約圍七尺二寸每幅屬裳三幅

永按深衣之領自左而掩於右前襟亦自左掩右右襟有表有裏則前後當有五幅如後世之袍制而家禮謂衣前後四幅如今之直領衫恐

誤矣家禮深衣圖亦是兩襟相掩既相掩則領不直而衣不止四幅豈朱子未定之説乎又云每幅屬裳三幅亦沿舊説之誤前後四幅每幅屬裳二幅而衽之四幅在兩旁衽之上頭但有角屬於衣前襟之裏一幅則有曲裾屬之耳

裳交解十二幅上屬於衣其長及踝

註云用布六幅每幅裁為二幅一頭廣一頭狹狹頭當廣頭之半以狹頭向上而連其縫以屬於衣其屬

衣處約圍七尺二寸每三幅屬衣一幅其下邊及踝處約圍丈四尺四寸

永按孔氏誤釋玉藻裳幅皆交解家禮遂承其誤當以玉藻衽當旁鄭注為正又按深衣篇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鄭注云裳六幅幅分之以為上下之殺此注亦略言裳以六幅分為十二幅下齊廣於要中耳其為上下之殺者在當旁之衽非謂十二幅皆殺也

又云方領

註云兩襟相掩衽在腋下則兩領之會自方

永按深衣云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孔疏云鄭以漢時領皆向下交垂方領似今擁咽故云若小兒衣領但方折之也司馬温公引後漢馬援傳朱勃衣方領能矩步註謂頸下别施一衿映所交領使之方正又引後漢儒林傳服方領註方領直領也

左傳衣有襘註襘領會也曲禮註袷交領也謂領之交會處自方即謂袷疑更無他物朱子此說蓋從温公後說也鄭氏謂如今小兒衣領豈漢時小兒衣領亦但曲之而自方非如孔氏擁咽之說乎但領既交會則不直而在右之前襟必有表裏前謂布四幅不知何以制之也

曲裾

註云用布一幅如裳之長交解裁之如裳之制但以

廣頭向上布邊向外左掩其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又稍裁其内旁大半之下令漸如魚腹而末為鳥喙内向綴於裳之右旁禮記深衣續衽鉤邊鄭註鉤邊

若今曲裾

永按曲裾别用一幅布裁之綴於裳之右旁是已然謂交解裁之廣頭向上左右交映垂之如燕尾狀則似朝服祭服喪服之衽非鉤邊之制也鄭注讀如鳥喙必鉤之鉤此引孝經緯文明

鉤字之義非謂末為烏喙也此條朱子後自有

說

蔡氏淵曰司馬所載方領與續衽鉤邊之制引證雖詳而不得古意先生病之常以理玩經文與身服之宜而得其說謂方領者只是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謂續衽鉤邊者只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非有別布一幅裁之如鉤而綴於裳旁也方領之說先生已修之家禮

矣而續衽鉤邊則未及修焉

永按續衽鉤邊朱子前後有三說謂別布一幅裁之如鉤綴於裳之右旁此家禮之說也謂左邊既合縫了再覆縫以合縫者為續衽覆縫為鉤邊此衣圖之說也謂是連續裳旁無前後幅之縫左右交鉤即為鉤邊此蔡氏所聞之說也三說似皆未確其源皆由孔氏釋玉藻誤之使其不謂六幅皆交解則當旁之衽左邊連屬之

右邊必須有別布一幅為曲裾以掩之非如合
縫覆縫左右交鉤之說矣其有別布一幅也亦
但綴於裳之後裾鉤曲而前非如交裁為燕尾
之說矣
楊氏復曰深衣制度唯續衽鉤邊一節難考按玉
藻深衣疏皇氏熊氏孔氏三說皆不同皇氏以喪
服之衽廣頭在上深衣之衽廣頭在下喪服與深
衣二者相對為衽孔氏以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

而上衣裳二者相對為衽此其不同者一也按二說孔氏失之皇氏但失不兼朝祭服耳皇氏以衽為裳之兩旁皆有孔氏以衽為裳之一邊所有此其不同者二也按孔氏謂所續之衽當身之一旁非謂衽為裳之一邊所有也皇氏所謂廣頭在上為喪服之衽者熊氏又以此為朝祭服之衽一以為吉服之衽一以為凶服之衽此其不同者三也按此非不同也皇熊各舉一邊耳家禮以深衣續衽之制兩廣頭向上似與皇氏喪服之衽熊氏朝祭服之衽相類此

為可疑是以先生晚歲所服深衣去家禮舊說曲裾之制而不用按鄭氏解鉤邊為曲裾分明別有一物但非如燕尾下垂耳去而不用恐乖鄭義蓋有深意恨未得聞其說之詳也及得蔡淵所聞始知先師所以去舊說曲裾之意後又取禮記深衣篇熟讀之始知鄭注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按續衽與鉤邊是二事鄭注分言之而楊氏即以續衽當鉤邊是誤讀鄭注耳按鄭注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按鄭註別解鉤邊為曲裾此獨删去何也鄭註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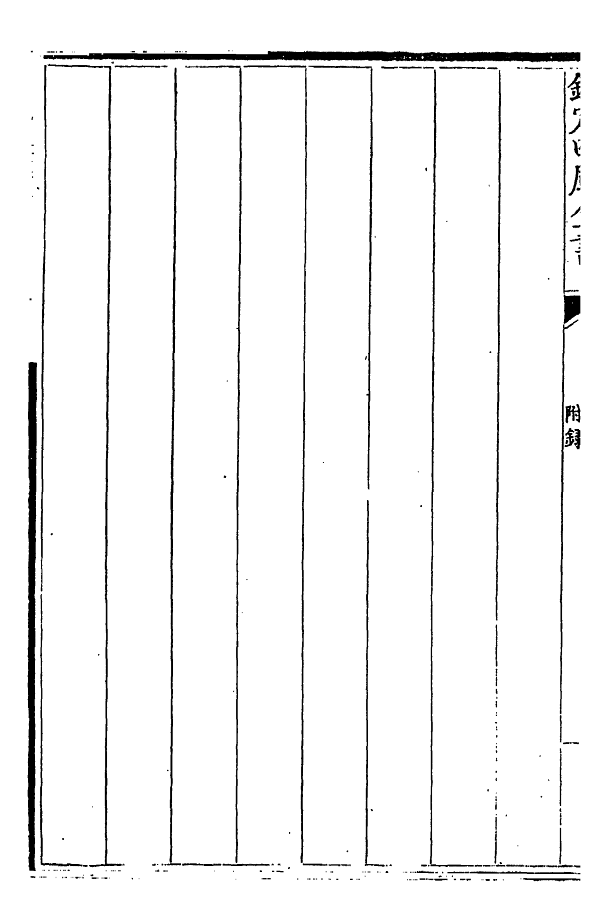
蓋謂凡裳前三幅後四幅夫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唯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按此沿孔疏之誤見玉藻衽當旁註按鄭註衽謂裳幅所交裂也言唯衽之四幅交裂其餘八幅則不交裂也楊氏亦未細繹鄭註耳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前後也按屬連之者裳之左旁也若右旁兩幅各開是以別有曲裾以掩裳際楊氏但言裳旁不辨左右則右邊豈可屬連乎疏家不詳考其文義但見衽在裳旁一句意謂別用布一幅裁之如鉤而垂於裳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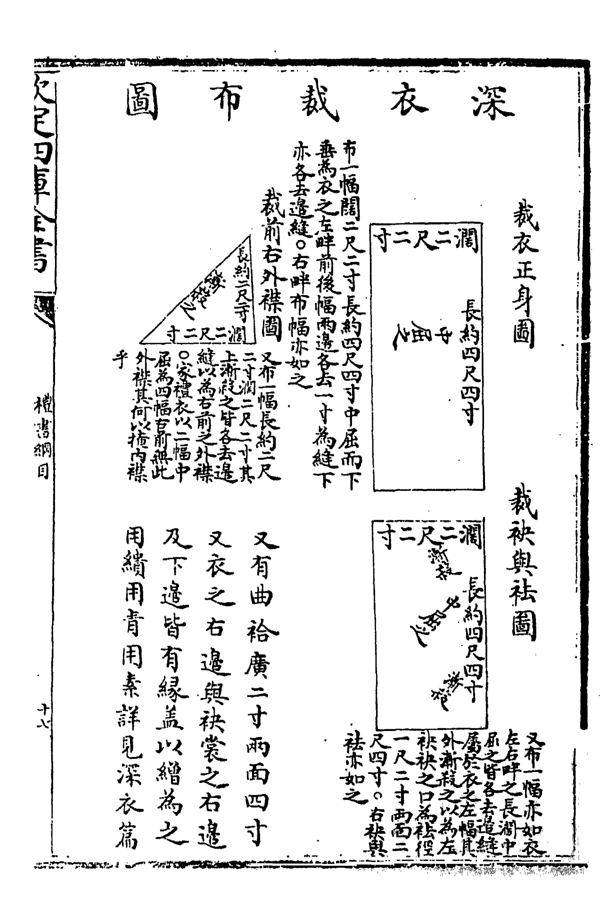
妄生穿鑿紛紛異同愈多愈亂按孔疏深衣裳一旁連之相著一旁則有曲裾掩之二句最分明的確鄭註既解鉤邊為曲裾則安得混鉤邊於續衽而謂非別用一幅布為之乎自漢至今二千餘年讀者皆求之於別用一幅布之中而註之本義為其掩蓋而不可見按鉤邊別用一幅布正得鄭註之意唯玉藻疏誤謂深衣裳皆名衽十二幅皆交解於是註之本義為其掩葢而不可見耳夫疏所以釋註也今推尋鄭註本文其義如此而皇氏熊氏等所釋其謬如彼皆可以一掃而去之矣按皇熊之說未嘗謬先師晚歲知疏家之失而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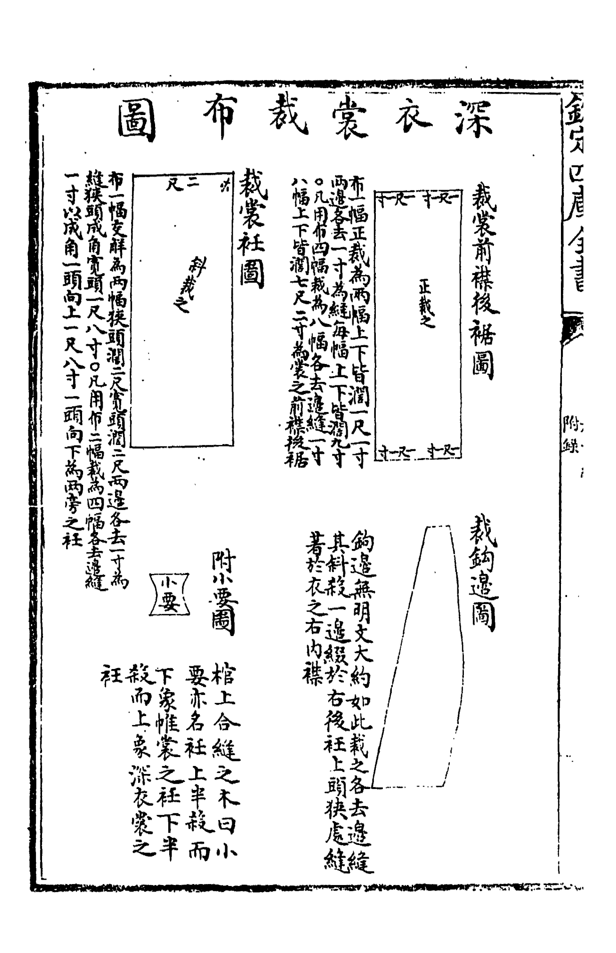
及修定愚故著鄭註於家禮深衣曲裾之下以破疏家之謬且以見先師晚歳巳定之説云

永按楊氏之説雖謂以鄭註破疏家之謬而玉藻衽當旁之經文及鄭註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所字之意未嘗細玩又引深衣續衽鉤邊之註但及其釋續衽者而遺其曲裾之説於是疏説本不誤者以為誤而其真誤如孔氏所謂裳幅皆交解者反忽之甚矣註疏亦未易讀也深衣

裳之誤已久以聖賢法而反類於奇衺不正是以詳為之考俟當世君子論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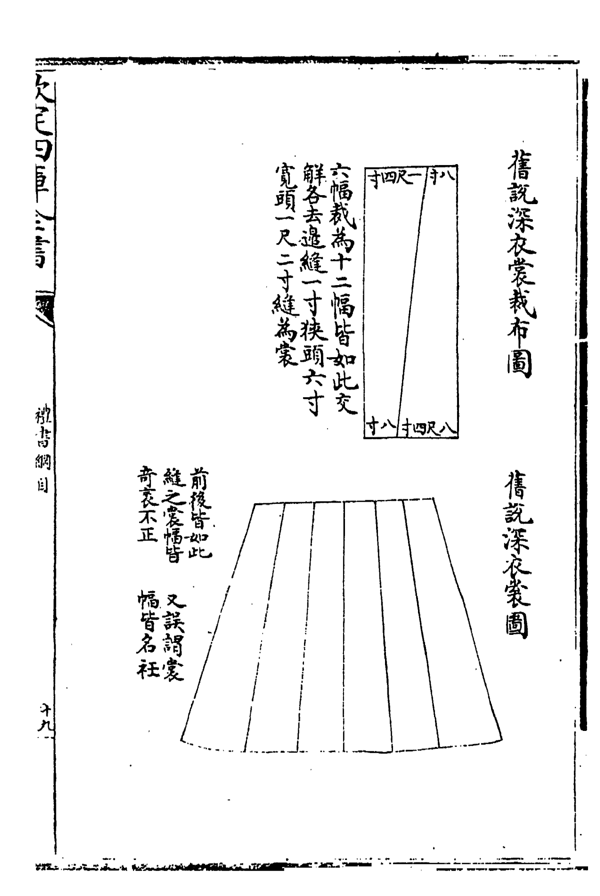

深衣裁布圖
裁衣正身圖
濶二尺二寸
長約四尺四寸
中屈之
布一幅濶二尺二寸長約四尺四寸中屈而下垂為衣之左畔前後幅兩邊各去一寸為縫下亦各去邊縫○右畔布幅亦如之
裁前右外襟圖
長約二尺二寸
漸殺之
濶二尺二寸
又布一幅長約二尺二寸濶二尺二寸其上漸殺之皆各去邊縫以為右前之外襟○家禮衣以二幅中屈為四幅右前與此外襟其何以掩內襟乎
裁袂與袪圖
濶二尺二寸
漸殺
長約四尺四寸
中屈之
漸殺
又布一幅亦如衣左右畔之長濶中屈之皆各去邊縫其屬於衣之左幅其外漸殺之以為左袂袂之口為袪徑一尺二寸兩面二尺四寸○右袂與袪亦如之
又有曲袷廣二寸兩面四寸
又衣之右邊與袂裳之右邊
及下邊皆有緣蓋以繒為之
用繢用青用素詳見深衣篇


深衣裳裁布圖
裁裳前襟後裾圖
一尺一寸
一尺一寸
正裁之
一尺一寸
一尺一寸
布一幅正裁為兩幅上下皆濶一尺一寸兩邊各去一寸為縫每幅上下皆濶九寸○凡用布四幅裁為八幅各去邊縫一寸八幅上下皆濶七尺二寸為裳之前襟後裾
裁裳衽圖
二尺
斜裁之
布一幅交解為兩幅狹頭濶二尺寬頭濶二尺兩邊各去一寸為縫狹頭成角寬頭一尺八寸○凡用布二幅裁為四幅各去邊縫一寸以成角一頭向上一尺八寸一頭向下為兩旁之衽
裁鉤邊圖
鉤邊無明文大約如此裁之各去邊縫其斜殺一邊綴於右後衽上頭狹處縫著於衣之右內襟
附小要圖
小要
棺上合縫之木曰小要亦名衽上半殺而下象帷裳之衽下半殺而上象深衣裳之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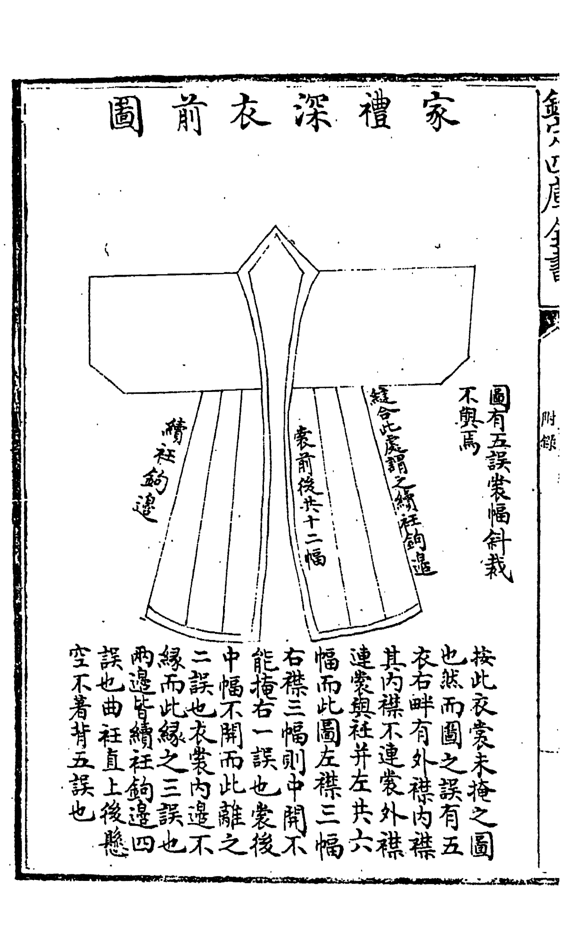
深衣前圖

袪尺二寸圓之二尺四寸　緣袪緣衣裳皆廣寸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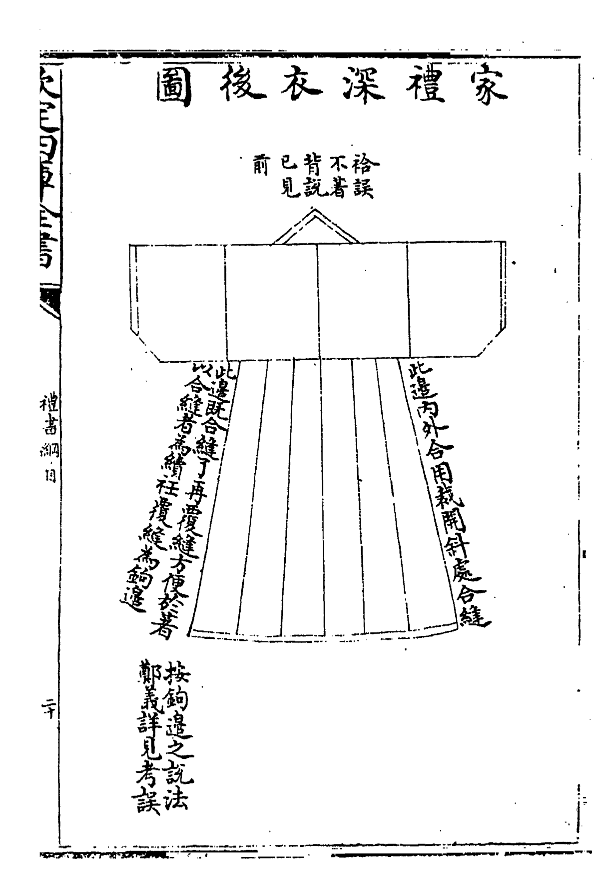
深衣後圖


舊說深衣裳裁布圖
八寸
一尺四寸
八尺四寸
八寸
六幅裁為十二幅皆如此交解各去邊縫一寸狹頭六寸寬頭一尺二寸縫為裳
舊說深衣裳圖
前後皆如此縫之裳幅皆奇衺不正
又誤謂裳幅皆名衽

家禮深衣前圖



按此衣裳未掩之圖也然而圖之誤有五衣右畔有外襟內襟其內襟不連裳外襟連裳與衽并左共六幅而此圖左襟三幅右襟三幅則中開不能掩右一誤也裳後中幅不開而此離之二誤也衣裳內邊不緣而此緣之三誤也兩邊皆續衽鉤邊四誤也曲衽直上後懸空不著背五誤也


家禮深衣後圖
袷誤不著背說已見前
此邊既合縫了再覆縫方便於著
以合縫者為續衽覆縫為鉤邊
此邊內外合用裁開斜處合縫
按鉤邊之說法
鄭義詳見考誤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綱目

家禮著深衣前兩襟相掩之圖

衽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

左襟三幅在外

按此圖甚誤裳後既有六幅則前襟之左掩右也亦必有六幅此謂左襟三幅在外則右襟三幅重疊掩於内通前後計之要中只有五尺四寸下齊只有一丈八寸矣前圖幅狹此圖幅忽濶亦無是理也

深衣考誤終

禮書綱目附録卷下